



田場歌劇

黃河水

傅元杰 曲文華 奇英 張開梅 集體創作
奇山 英 張 開 梅 執筆
山東 人民 出版 社

714.7

523 1

長壽

書號：0841

黃 河 水 (四場歌劇)

作 者： 傅元杰 • 曲文華 集體創作
奇 英 • 張開梅

出版者：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發行者： 新華書店山東分店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印刷者： 山 東 新 華 印 刷 廠
濟南經九路一七號

字數：23,000 1952年11月第 一 版
印數：5,000 1953年11月第三次印刷
累印：14,000 定價 1,500元

時間 一九五一年秋。

地點 山東黃河下游某村。

人物 李大爺 五十七歲。(爺)

大年 二十四歲，李大爺的兒子。(年)

大媽 五十歲。(媽)

虎子 二十二歲，大媽的兒子。(虎)

王二叔 四十八歲。(叔)

村代表 三十多歲。(村)

羣衆 男甲、乙、丙、丁……

女甲、乙……

第一場

佈景 一天下午，在村外的場上，晒着一些才割來的豆子。場靠岔路口，左通田野，右通村

內，後通河堤。

（開幕時，李大爺正在場裏翻豆子，村代表主任扛着鋤從右上，邊走邊唱。）

村：（唱一曲）

黃河曲曲九道灣，上游吃魚下游淹。

聽說河裏又漲水，人人黑白心不安。

爺：代表主任啊，你要到哪去呀？

村：聽說黃河這兩天又漲水，我不放心，想去看一看。

爺：秋汛才過去，凌汛還不到，怎麼又漲水呀？真是住在黃河岸上，一年四季都放不下心。

村：這一段河身，就是這個灣上險大，咱得多加小心。

爺：我這一輩子經着三次啦，哪次都是在這個灣子上開口子。這幾年要不是共產黨領導着搶險，怕也早開了。

村：去年凌汛就夠「玄胡」的！

爺：唉！在咱下游，凌汛比秋汛還可怕；上游河裏開了凍，下游天冷河開的晚，上邊下來的水叫冰牆住流不下去，警的那個勁頭可真厲害呀！你快去吧，有危險好早動手。——路挺遠的，可早回來。（村向後下，爺唱一曲）

黃河下游秋季短，八月風吹天氣寒。

過了秋汛是凌汛，一年四季把心担。

虎：（担一担豆子從左上，腰裏別着鐮刀。唱二曲）

（一）太陽快要落下山，割了豆子往家担。

爺：虎子把二畝豆子割完啦？快放這邊晒晒吧。

虎：（接唱）

看看俺這豆子樣，不怕大爺笑話俺。

（二）豆棵沒有筷子高，豆莢稀稀粒不圓，

一年下力流大汗，地碱不怨俺虎子懶。

（放下担子指豆子給大爺看）

大爺，你看看咱地裏長的這豆子，棵都沒有筷子高，二畝地一担子就挑啦，挑着往家走，真丟人！你說這種地怎麼能豐產哪？大爺你知道，俺虎子種地可不
是懶人哪！

爺：誰笑話呀！你看我這豆子，也比你的好不了多少。這都是黃河害苦了咱啦！你看，（遠指）北邊、東邊那一大片碱荒，多少年啦，連草都不長，冒的白碱跟下了層雪一樣；咱這地還算好的哪，也虧咱下力流汗的調理了這幾年，好歹算能長莊稼啦。

虎：你說這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啊，大爺？

爺：虎子，有辦法還不早使啦！——要是能把黃河的水分一小股放到地裏來，叫它把泥沙淤到咱地裏，那就好啦，幾年不上糞也一樣長；可是黃水比虎還厲害，不放還想出來吃人哩，誰敢放它！你看虎子（指劃着）就在這裏——正對着你房子的那個灣上，從我記事就決過三回口啦，水像從天上下來的一樣，就直冲

過來，可了不得！別說叫它落淤啦，連人連房子都得捲了走。就是這大片地皮都叫它刮了幾尺去，要不怎麼會成了碱荒啊！

虎：唉！

媽：（抱一抱豆子從左上）看你不小心割，掉了這麼些豆子。（放在場邊）虎子，快到東灣井坑裏淘點甜水去吧，我好作飯。

虎：（用枚攤豆子）等一會我攤好了豆子就去。

媽：你小心攤，看送出這麼些豆粒來。（彎腰拾着）

爺：別去淘啦，大年半頭晌就去了，到現在還沒有淘來呢。等他回來，你舀盆就夠啦。

媽：真是，住在這碱地方，不光年年挨餓，連口甜水都不容易吃上。

虎：咱這是個什麼地方呀！

爺：那有什麼法子，就得這樣過。

娘：（唱二曲）

大片荒地不能種，守着黃河沒水喝，
費盡力氣不打糧，挑担甜水半天多！

虎：（接唱二曲）

今年號召愛國增產，各地響應來挑戰，
咱莊老少都發急，地不頂事咱乾瞪眼！

爺：咳！多少年還不是這樣過的嗎，先別想那些了，只要今年凌汛不出岔子，就是萬福啦。你忘了去年的凌汛來到，多玄呀！要不是共產黨人民政府領導着搶修，咱早叫水冲走啦。

虎：是啊，什麼時候咱政府領導着咱們，能把它治的給咱中點用；這大片大片的碱荒要都能變成好地，咱也叫它一畝地打千兒八百斤，你看一年得多打多少糧食！

爺：虎子，你還想沾它的光呢，不受它的害就好啦。你忘了您爹是怎麼死的啦！

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都是那些狗日的國民黨，要了捐不修河，開了口子才把俺爹淹死的！

媽：別提那個，一提及就恨的慌。不是他們，咱怎能遭這個罪呀！（唱二曲）

（一）國民黨啊真可惡，光要捐來不修河，

八年以前決了口，咱們遭了大災禍。

(二) 家產房屋一掃盡，黃水冲走虎他爹，

要不是來了共產黨，咱們早就沒法活。

爺：那時候怎麼能不決口，錢都上了當官的腰包啦，弄一個小壩胡弄事。

虎：一提起河水來，娘就說爹死的苦，一哭就哭個半夜。

爺：說起來也慘哪，您爹那時候光顧您娘倆了，把您娘倆送出來，又捨不了東西，再回去搬東西水就來到啦，國民黨在船上乾看着不救，就這樣瞪着眼被黃水冲走啦！

虎：國民黨被咱打跑了，我看黃河咱也能治好。

爺：唉！國民黨好打，可是治這個黃河就不是容易的事了。你還不知道黃水那個厲害哩，今年秋汛好歹沒出亂子，冬天凌汛還是一大關哪！

虎：（向後望）大年哥來啦。

爺：挑來了沒有啊？

年：（担水桶從後上）好歹弄了兩半桶。（放下）

爺：怎麼才弄這點來？

年：人那麼多，也得挨上號啊。那麼一個小坑坑，水泉來的又慢，我這還是早的

哩，二牛子哥恐怕吃過晚飯也來不了。都想弄點早回去，誰家裏沒點活，大夥分着淘點先夠今天吃的，明天再淘去。

媽：吃點甜水比吃香油還難哪！

爺：咱金莊五百多口人都吃這個小坑坑的水，怎麼會夠啊！不吃吧，井裏的水真和放上鹽一樣，離黃河十來里地，担河水更困難。

媽：你大年哥担的也不多，你自己再去一趟吧！

年：別去了，等你挑來也到半夜啦。咱兩家一家半桶還不行！

虎：你夠嗎大年哥？

年：做一頓飯怎麼還不夠。

媽：好吧，我先提着這半桶，等明天虎子挑來再還你大爺。（提桶向後下）

爺：還個什麼，只要凌汛別決口就是喝點泥湯、吃盪稀粥也情願啊！方才代表主任說，河水還漲呢，他往河堤去啦，等他回來問問什麼情況吧。

村：（扛鋤由後上）

虎爺：代表主任，你看着河水怎麼樣啊？

村：咱政府替咱想出好辦法來啦！

叔：（同羣衆數人從右上）什麼好辦法？你快說說吧！

村：（唱三曲）

（一）政府的計劃真週全，要給咱修個溢水堰。

爺：啊！修個溢水堰？

村：（接唱）

我方才到了大堤上，政府正把工程看。

（二）來了些專家工程師，他們治河有經驗。

這個工程很不小，還得工人大哥幫助咱。

衆：溢水堰有什麼用？怎麼個修法呢？

村：（接唱三曲）

（三）堰有四十來丈長，全部都用三合土，

外加方石和洋灰，比銅牆鐵壁還牢固。

（四）水大了可以放出來，順着引河往海裏流，

名字就叫溢水堰，保證永遠不決口。

衆：那可好啦！咱頭回聽說哪！

村：就是在常決口的那個地方，修一條大堰，如果河水太大了，就從堰上把水放出來。

爺：主任，水放出來許沒什麼岔子吧？

村：這個政府早就測量好了：準備在堰前築一道新堤，對着放水口挖一道六丈寬四尺深的新引河，放水以後，水就順着引河入海了；再說，還修閘門哩，從閘門放水，有河務局掌握着，想放多少就放多少；另外咱村還要修村圍子：絕沒問題。

虎：我早說了吧，人民政府有計劃辦什麼事都是十拿九穩的。

年：這回可不怕凌汛的凍凍水了！

村：好處可多着來，我還沒說完哩。

爺：別打岔，快叫主任說。

村：好！（唱三曲）

政府修建溢水堰，凌汛到來免危險，

放出河水能灌溉，碱地落淤變良田。

年：還能落淤？

爺：落淤不就是把河水的泥淤到地裏嗎？——要真能辦到，那河兩邊大片的碱荒，

可都成了好肥地了！

虎：這可有辦法啦！落了淤咱地裏可不會再長這種好豆子了！

村：（唱三曲）

引河經過咱村邊，作飯再不怕水鹹。

溢水堰好處說不盡，你說咱喜歡不喜歡！

衆：那可好啦！（接唱三曲）

溢水堰哪溢水堰，溢水堰的好處說不完，

千年的害河變利河，從今生產沒困難。

叔：主任，什麼時候動工？

村：快，馬上就要動工，修溢水堰的工程隊已經到堤上啦；明天區裏開會，就商量民工問題。開了工咱們可得賣把勁呀！

衆：（唱三曲）

主任你儘管放下心，修河是爲了咱農民，

要料咱們就送料，要人咱們就出人。

爺：主任，方才你說挖引河，從咱村邊繞過去，可不知道怎麼繞法？

村：就是從過去開口子的地方，順着水勢挖引河在咱村後向東彎過去。

爺：靠咱這村挖河再修村圍子，怕得佔些房子地呀！

村：這個事難免，可是咱得爲整個工程爲將來的好日子打算……

虎：佔着誰的算誰的。

媽：（在後喊）虎子，虎子，快家來吃飯吧，從早到這沒吃，你不餓嗎？

虎：這就吃去。——代表主任啊，咱聽消息吧，反正挖河、修堤咱虎子落不了後。

（向後下）

爺：咱這地，反正長不了多少東西，攤上點也許沒什麼，怕是拆房子就有些困難了。

年：只要以後不開口子，地也變好了，拆了舊的再蓋新的。

爺：按主任說的這個樣子，我估計村裏的房子許動不着，就是虎子住在村後，那個

地點又正對着開口子的灣子。

叔：要拆他的房子，虎子許沒問題，就怕他娘。

村：這個事有些困難，不過也不能虧一人，明天開會一定得研究個辦法。等我回來，看看攤着誰家的再進行動員吧。

衆（爭說）攤上我的保證沒問題！（幕落）

聲：（衆唱三曲）

人民政府辦法強，處處為咱百姓想，
從今修好溢水堰，咱們永遠把禍享！

第二場

佈景 第二天的下午在大媽的家裏，正中窗下一床，床右邊是些破舊的箱櫃包裹，床左邊是些農具，前有凳子。右門通內間，左門通外邊。從窗口可望到河堤。

（開幕時，媽在床上糊窗）

媽：（唱一曲）

漏天房子漏天窗，沒有院落沒有牆，

北風吹過黃河水，吹進屋來格外涼。

住在村後邊，孤伶伶的連個靠鄰都沒有，又沒有院牆，窗子正對着黃河，風一直就吹到屋裏來啦，還不到冬天就這麼冷！早想修個院牆，地裏不收也修不起。（唱一曲）

聽說要修什麼堰，今後再不怕水淹，
碱地還能變好地，吃水作飯不作難。

要是真這樣，地裏得豐收，俺就在前面再蓋上兩間西屋，修上個大門，就有地方放糧食、放柴草了，再說給虎子娶個媳婦，住着也方便。

村：（從左上）大娘。

媽：主任快來坐坐吧！

村：我來給你老人家報喜啦！

媽：你說修什麼堰的事嗎，虎子昨天晚上就跟我說啦。

村：你願意這樣修嗎？

媽：咱可知道啥，人民政府替咱想的，還有錯嗎！

村：修好了以後咱永久也不怕上水啦。

媽：那才好，住在河邊上的人，一輩子黑夜白天就是怕水。

村：不過為修堰還有點困難事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不知道你老人家答應不答應？

媽：還商量啥，我知道啦，沒有個不行。

村：你知道啦？——那可好啦！我正担心你老人家不答應哩。

媽：豆子也打完啦，家裏又沒什麼活，叫虎子修工去吧，多住些日子也不要緊。

村：大娘，我說的還不是這個事哩。

媽：還有什麼？你說吧主任，只要我辦得到的。

村：（唱一曲）

修堰放水挖引河，引河長有十里多，

測量地勢從這裏過，咱這座房子正礙着。

媽：哎哟！咱這房子礙着那怎麼辦？叫他們在別處挖不行嗎？